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聖祖仁皇帝聖訓卷五十二至五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八百二十二 史部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寛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五十二

廣幅員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四月己酉

上諭戶部兵部臺灣僻處海外新入版圖應設立郡縣營伍俾善良寧宇姦宄消萌教化既行風俗自美著於赤墩設臺灣府附郭為臺灣縣鳯山為鳯山縣諸羅山為

諸羅縣設一道員分轄又設總兵一員副將二員兵八千名分為水陸八營澎湖設副將一員兵二千名分二營每營設遊守千把等官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正月甲戌

上諭大學士勒德洪學士麻爾圖曰日者大兵往征鄂羅斯破雅克薩城釋鄂羅斯不誅赦之使生還其時不拉取尼布潮地者蓋以尼布潮地畫為疆索使鄂羅斯不得越尼布潮界界外聽其捕牲也今薩布素等奏言鄂

羅斯復來城雅克薩地今當即往征而滅之耶抑或緩之以待黑龍江墨爾根地方將士移家既定然後進兵為宜耶令議政王貝勒大臣及與鄂羅斯之役彭春佟保班達爾沙郎談同爾等會議以聞

康熙三十五年丙午五月丙午

上駐蹕席喇布里圖諸蒙古王等因大敗噶爾丹行慶賀禮跪奏云

皇上念我外藩蒙古不辭勞苦七旬之內行三千里無水

草之地立奏膚功誠世所罕有

皇上聖德神功如此誰不傾心歸服

上曰爾等於引路探信牧馬掘井諸事甚為効力誠屬可嘉朕必重加賞賚朕昔以汛界之内視為一家今土喇克魯倫以内皆為一家矣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六月庚寅

敕諭王布忒達阿普提曰邊境素有定處爾縱放營官喋吧昌側集烈將四川打箭爐土司蛇蜡喳吧居住地方

恃強盡行霸占漸次侵踞河東烏泥若泥凡州三處潛
有窺伺嘉慶擦道之意先經欽差侍郎羅察等往勘營
官猶然踞坐有侮慢天使之處今因內土司蛇蜡喳吧
漏言將土司蛇蜡喳吧以致於死種種狂悖實難寬假
川陝總督席爾達已經具題據此豈非爾私示所屬人
等侵犯生事邊境地方豈可讓與寸地此等事情爾俱
違悖妄行敕旨一到將漸次侵占打箭爐版圖內土司
地方俱著退還打死內土司蛇蜡喳吧之營官即拏解

送不然生事之罪歸於爾身彼時悔之不及矣

七月乙卯大學士等將鄂羅斯差人所奏本章進

呈

上曰鄂羅斯地方遙遠僻處西北海隅然甚誠敬噶爾丹窘迫求救彼曾拒而不答曩者遣人分畫邊界即獻尼布潮地以東為界尼布潮等處原係布拉忒吳梁海諸部落之地彼皆林居以捕貂為業人稱為樹中人後鄂羅斯強盛遂并吞之已五六十年矣遠服聲教畫疆獻

地出自忠誠即此允當軫念也

康熙五十年辛卯五月癸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天上度數俱與地之寬大脗合以周時之尺算之天上一度即有地下二百五十里以今時之尺算之天上一度即有地下二百里自古以來繪輿圖者俱不依照天上之度數以推算地里之遠近故差誤者多朕前特差能算善畫之人將東北一帶山川地里俱照天上度數推算詳加繪圖視之混同江自長白山

後流出由船廠打牲烏喇向東北流會於黑龍江入海此皆係中國地方鴨綠江自長白山東南流出向西南而往由鳳凰城朝鮮國義州兩間流入於海鴨綠江之西北係中國地方江之東南係朝鮮地方以江為界土門江自長白山東邊流出向東南流入於海土門江西南係朝鮮地方江之東北係中國地方亦以江為界此處俱已明白但鴨綠江土門江二江之間地方知之不明即遣部員二人往鳳凰城會審朝鮮人李萬枝事又

派出打牲烏喇總管穆克登同往伊等請訓旨時朕曾
密諭云爾等此去并可查看地方同朝鮮官沿江而上
如中國所屬地方可行即同朝鮮官在中國所屬地方
行或中國所屬地方有阻隔不通處爾等俱在朝鮮所
屬地方行秉此便至極盡處詳加閱視務將邊界查明
來奏想伊等已由彼起程前往矣此番地方情形庶得
明白

八月辛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前差打牲烏喇總管穆克登等查看鳳凰城至長白山邊界伊等業將所查地方繪圖呈覽因路遠水大故未能至所指之地著於來春冰解之時自義州乘小舟溯流而上至不可行之處令其由陸路向土門江查去但道路遥遠萬一中途有阻令朝鮮人供應將此情由令該部曉諭來朝正之朝鮮國官員書文給與帶付伊王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七月丙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拉藏汗題請打箭爐地方朕思打箭爐原係本朝之地人民攸聚於拉藏汗大有裨益若行撤回則茶市亦停大無益於伊等倘必要此地着伊親來與我諸王大臣等會議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十月庚戌定西將軍噶爾弼疏報八月二十三日進取西藏傳西藏大小第巴頭目喇嘛等宣示

聖主威德隨將倉庫封閉扎立營寨撥兵截進噶爾之運

糧要路其策零敦多布偽授總管之喇嘛五名即

行正法尚有準噶爾之喇嘛九十六名監禁請

旨

上曰噶爾弼等遵朕指授率領官兵歷從古用兵未到之

絕域各加奮勵克取藏地將準噶爾人等信用之逆惡

番僧五人正法撫綏唐古特土伯特人民甚屬可嘉在

事將軍以下兵丁以上俱著從優議叙

十一月辛巳

上諭大學士學士九卿等曰朕於地理從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號無論邉徼遐荒必詳考圖籍廣詢方言務得其正故遣使臣至崑崙西番諸處凡大江黄河黒水金沙瀾滄諸水發源之地皆目擊詳求載入輿圖今大兵得藏邊外諸番悉心歸化三藏阿里之地俱入版圖其山川名號番漢異同當於此時考証明核庶可傳信於後大槩中國諸大水皆發於東南諾莫渾烏巴西大幹內外其源委可得而縷析也黄河之源出西寧外枯

爾坤山之東衆泉涣散不可勝數望之燦如列星蒙古謂之敖敦他拉西番謂之梭羅木中華謂之星宿海是為河源匯為薩陵鄂陵二澤東南行折北復東行由歸德堡積石關入蘭州岷江之源出於黄河之西巴顔哈拉嶺七七喇哈納番名岷尼雅克振漢書所謂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是也而禹貢導江之處在今四川黄勝關外之乃褚山古人謂江源與河源相近禹貢岷山導江乃引其流非源也斯言實有可據其水自黄勝關

流至灌縣分數十支至新津縣復合而為一東南流至敘州府與金沙江合流金沙江之源自達賴喇嘛東北烏尼尹烏蘇嶺流入烏尼尹烏蘇嶺中華謂之乳牛山也其水名穆魯斯烏蘇東南流入喀木地又經中甸入雲南塔城關名金沙江至麗江府又名麗江至永北府會打衝河東流經武定府入四川界至敘州府流入岷江經夔州府入湖廣界由荊州府至武昌府與漢江合漢江源出陝西寧羌州北嶓冢山名漾水東流至南鄭

縣爲漢水入湖廣界東南流至漢陽縣漢口合岷江此
諸水在東南諾莫渾烏巴西大幹之内源發於西番委
入於中國也瀾滄江有二源一源於喀木之格爾幾雜
噶爾山名雜褚河一源於濟魯肯他拉名敖穆綽河二
水會於察木多廟之南名拉克褚河流入雲南境爲瀾
滄江南流至車里宣撫司名九龍江流入緬國瀾滄之
西爲哈拉烏蘇即禹貢之黒水今雲南所謂潞江也其
水自達賴喇嘛東北哈拉腦兒流出東南流入喀木界

又東南流入怒夷界為怒江入雲南大塘隘更名潞江南流經永昌府潞江安撫司境入緬國潞江之西為龍川江龍川江之源從喀木所屬春多嶺流出南流入雲南大塘隘西流為龍川江至漢龍關入緬國此諸水在東南諾莫渾烏巴西大幹之外皆流入南海也又雲南邊境有檳榔江者其源發自阿里之岡底斯東達木朱喀巴卜山譯言馬口也有泉流出為雅魯藏布江從南折東流經藏危地過日噶公喀兒城傍合噶爾詔模倫

江又南流經公布部落地入雲南古勇州為檳榔江出鐵壁關入緬國西岡底斯之南有山名郎千喀巴卜譯言象口也有泉流出入馬皮木達賴又流入郎喀𦪇兒兩河之水西流至桑南地岡底斯之北有山名僧格喀巴卜譯言獅子口也有泉流出西行亦至桑南地二水合而南行又折東行至那克拉蘇穆多地與岡底斯西馬卜家喀巴卜山所出之水會馬卜家喀巴卜者譯言孔雀口也其水南行至那克拉蘇穆多地會東行之水

東南流至厄納忒可克國爲岡噶模倫江即佛法所謂恒河也佛國紀載魏法顯順恒河入南海至山東之渤海入口應即此水矣梵書言四大水出於阿耨達山下有阿耨達池以今考之意即岡底斯是唐古特稱岡底斯者猶云衆山水之根與釋典之言相合岡底斯之前有二湖連接土人相傳為西王母瑶池意即阿耨達池又梵書言普陀山有三一在厄納忒可克之正南海中山上有石天宮觀自在菩薩遊舍是云真普陀一在浙江

之定海縣海中為善財第二十八叅觀音菩薩說法處
一在土伯特今番名布塔拉山也亦謂觀音見身之地
釋氏之書本自西域故於彼地山川亦可引以為據也
禹貢導黒水至於三危舊註以三危為山名而不能知
其所在朕今始考其實三危者猶中國之三省也打箭
爐西南達賴喇嘛所屬為危地拉里城東南為喀木地
班禪額爾德尼所屬為藏地合三地為三危耳哈拉烏
蘇由其地入海故曰導黒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也至

於諸番名號雖於史傳不同而亦有可據者今之土伯特即唐之突厥唐太宗時以公主下降公主供佛像於廟令番人名招招者譯言如來也其地猶有唐時中國載去佛像明成化中烏斯藏大寶法王來朝辭歸時以半駕鹵簿送之遣內監護行內監至四川邊境即不能前進而返留其儀仗於佛廟至今往來之人多有見之此載於明實錄者爾等將山川地名詳細考明具奏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

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五十二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寛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五十三

制度

康熙十六年丁巳三月甲午

上諭禮部凡遇慶賀盛典朕率諸王大臣詣

太皇太后

皇太后宫行禮班行齊集不可無監察之人應設監察御

史在慈寧門外及永康左門外侍儀

康熙十八年己未十一月壬辰朔吏部以內閣學士員缺請補

上曰著原任學士徐元文補授朕觀內閣學士與翰林學士行坐前後皆論衙門但翰林官亦有從內閣調用者嗣後行坐班次以進衙門先後為序

康熙二十年辛酉十月丁未

上諭兵部凡馳遞軍機轉輸兵餉所關綦重刻不容緩今

造修鐵索橋恐稽遲時日聞盤江可造浮橋貴州巡撫楊雍建速行監造浮橋其鐵索橋俟錢糧充足之日該督撫題明動支正項錢糧修造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二月庚戌

上命郎中博奇等赴烏喇設立驛站

諭之曰此係創立驛站之地關係緊要爾等會同彼處將軍副都統詢明熟識地方之人詳加確議安設凡在驛人役及馬匹牲畜需用之物并所食糧米令歲耕種不

及須計及明年加厚料理倘過于儉嗇食用諸物或至匱乏之爾等宜從長計議使其久遠可行毋得狃于目前之見草率完事

十一月辛卯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凡齋詣官員及出使大臣御前侍衛等凡係經過地方各官接見應有定體至部院衙門差遣筆帖式等或有不肖之人要挾地方官以請安為名恣其需索外吏疲于供應致累小民奚以堪此且此

等微員何由自達於上而有請安之舉甚屬非體應行禁止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九月丁丑

上諭大學士勒德洪曰朕近觀正陽門牌樓原基甚深若將街衢掘至原基兩傍房屋皆在浮土之上難以久存而於觀瞻亦不相稱且所掘之土運于何處至濬治護城河若積土城下遇雨水流入河内旋至淤塞在鑿河掘基需用帑金尚屬小事但慮興作無益應何法挑掘

何方貯土爾等會同八旗都統副都統及各部院大臣
步軍統領詳閱街衢議奏

十一月甲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王等皆用紫韁乘騎或以紫韁濫給微
賤之人乘用又其甚者遂至給與外省官員商賈等輩
不待敝壞而更新騎用者頗多大悖儀典良由未經定
例以至於是王等既束用金黃帶若騎用金黃韁則不
妄給微賤而等威辨矣其令宗人府禮部會同定例議

奏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十月乙亥漕運總督慕天顏疏言江浙漕運過江間遇風濤應設法救護查民間有渡生船甚為有益請倣其式造船十隻分泊兩岸漕船遇風並出救護部議不准

上曰朕南巡時親見京口與瓜洲對峙往來過渡人等所關甚重預備船隻拯救沉溺多有裨益此渡生船隻令如該督所題行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九月乙丑九卿議覆陜西巡撫布喀疏奏湖廣運至陜西米石其斛與部頒鐵斛相較微少二合請定畫一查順治十二年鑄鐵斛二十頒給户部直隸各省及倉場漕運各一頒給年久應令工部照户部鐵斛造木斛發往陜西

上諭大學士等曰湖廣之斛較西安之斛止少二合無甚差別此或小人量米時搓撼所致前將此事詳問馬齊熊賜履但以謹權量成語啓奏于成龍亦以斛之大小

不同啓奏由此觀之九卿未諳原由可再問之又
諭曰斛之大小不同皆由以尺寸較量故致舛錯須以斛
內所容之物為準方能畫一然但視所容之米穀尚有
虛浮亦不足為準若精而推之或水與水銀始能符合
今所用之斛皆屬參差順治十二年已將鐵斛頒發各
省今又另造木斛頒給所議含糊著再議以聞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十二月壬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武官品級比文官品級甚大武官於行

間効力果有功績品級自宜從優今武官品級太過宜作何裁定爾等查議具奏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六月己巳

上諭兵部漢軍兵内懦劣甚多安肯勤養馬匹朕行軍以來知滿兵精鋭臨陣驍勇較漢軍相去遠矣應將漢軍鳥鎗兵裁革滿洲鳥鎗兵增補其官馬俱撥給滿洲旗分

十一月丙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嗣後凡遇行兵以武官委署戶部兵部總尉之例著永行停止可將二部司官將行派遣戰勝叙功之時伊等不得與如此伊等即可作明證諸事自從公料理將此交與該部著為定例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十月丁酉

上諭直隸山東巡撫總兵官等曰凡御前奉差之人及皇子諸王公主經過之處地方官理宜迎接請安至於部院衙門差去審事司官及筆帖式回京之日豈盡人人

面奏地方官於彼過時跪請朕安無謂甚矣此乃不知禮之人創為此例衆人請安則一人不敢獨異且遠省陛見之官經過而近省之官反行迎接請安尤為非禮督撫等欲請朕安具摺奏聞有何不可又或有假充御前之人在外生事許地方官即行拏解此後如有部院衙門差去審事司官及筆帖式或織造往來或文武官進京陛見者迎接請安之禮其永行禁止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六月戊子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直隸各省民間所用斗斛大小迥然各別此皆牙儈評價之人牟利所致又升斗面寛底窄若稍尖量即致浮多稍平量即致虧少弊端易生職此之故嗣後直隸各省斗斛大小應作何畫一其升斗式様可否底面一律平準至盛京金石金斗關東斗亦應否一併畫一爾等議奏

十月癸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天之一度即地之二百里但各省地里

有以大尺量者有以八寸小尺量者畫地理圖稍有不合者職此故也戶部呈様之斛與升斗斛俱注水詳加測量其様升上下四角寛窄不匀算積數見方得三萬一千三百八十二分有零其様斗上下四角寛窄亦不匀算積數見方得三十一萬六千七百六十四分有零其様鐵斛算積數見方得一百六十萬分其數不相符查性理大全嘉量篇第十二内每斛一百六十二萬分與今之鐵斛較多二萬分因鐵斛用之已久不可輕改

是以依今之鐵斛五斗爲準造新樣斗一具方徑八寸深五寸積數見方得三十二萬分又造新升一具方徑四寸深二寸積數見方得三萬二千分若依此樣十升一斗五斗一斛毫釐不差因出新樣銅斗升給戸部照式以鐵爲之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正月辛卯

上諭禮部今日

祈穀壇見正卿鳴世圖帽頂上嵌東珠二顆御史亦俱嵌

東珠伊等有何功勞僭分至此御史有查参他人之責何可自行僭越况今擕紅坐褥甚多凡加級自有定例豈可任意擅用禮儀係爾部專責應嚴加查禁又

諭曰官員頂帶不許踰品惟一品官員帽頂應嵌東珠大學士尚書等俱係大臣職任亦大帽頂亦應嵌東珠此外官員加級則帽頂嵌紅寶石可也

康熙六十年辛丑十月壬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福建總督巡撫提督俱奏請臺灣添兵

朕意添兵無用也臺灣地方水師營著副將一員兵二千名駐劄陸路營著副將一員兵二千名駐劄水師有事陸路可以照應陸路有事水師亦可照應其臺灣總兵官移於澎湖亦著兵二千名駐劄令其管轄均有裨益至駐劄之兵不可令臺灣人頂補俱將内地人頂補兵之妻子毋令帶往三年一換每年自京派出御史一員前往臺灣巡查此御史往來行走彼處一切信息可得速聞凡有應條奏事宜亦可條奏而彼處之人皆知

畏懼至地方事務御史不必管理將此旨傳示九卿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三月乙未

上諭大學士都統副都統等曰前因兵丁蕃庶住房不敷朕特降諭旨多發庫帑於八旗教場蓋設房屋令伊等居住近看八旗兵丁愈多住房更覺難容朕因思鄭家莊已蓋設王府及兵丁住房欲令阿哥一人往住今著八旗每佐領下派出一人令往駐防此所派滿洲兵丁編為八佐領漢軍編為二佐領朕往來此處即著伊等

看守當差著八旗都統會同佐領等派往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八百二十四 史部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寛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五十四

弭盜

康熙四年乙巳七月庚子

上諭兵部近来地方失事盜賊逋逸不能即獲皆各地方防汛官兵不急追捕之故如地方一有盜警防汛官兵即將盜賊去向接續速報於彼處防汛官兵隨即剿捕

盜賊安能逃遁以後凡有盜賊事情地方官兵一面速行追捕一面馳報於盜賊所到地方官兵該地方官兵亦即一面追捕一面接續前報務窮追盜賊踪跡期於必獲如已經報知所到地方官兵因非其汛地不行追捕或稽誤不行交付接續前報或失事地方官員遲延及隱匿不報俱應分別處分作何定例爾部嚴議具奏

康熙八年己酉八月乙丑

上諭兵部刑部京師重地理宜肅清近聞竊盜詐奪甚多

此皆步軍及五城司坊官并巡捕營官兵稽察不嚴巡緝不力或番役等與盜交通受賄容縱以致姦惡之徒肆行無忌殊違法紀嗣後所司文武官嚴加巡察督率番役兵丁力行緝捕務期姦宄歛跡良民無擾如仍前弊所司各官槪治以重罪罔宥

康熙十年辛亥十二月壬午

上諭兵部督捕衙門直隸重地理宜肅清邇來盜賊繁多大為民害地方官怠玩不能力行禁戢以致刦掠時聞

盜賊捕獲者少良民株連甚多皆因防汛官員止於降
罰帶罪緝拏至有失事最多不能盡職者仍令留任愈
至貽悮地方今盜賊應作何禁戢嚴拏及以盜案降罰
幾次者作何處分爾部再行定議具奏至京城內外盜
賊棍徒肆行無忌作何責成官役嚴行緝拏亦著一併
議奏

康熙二十年辛酉六月癸未直隸巡撫于成龍題

直隸地方旗民雜處失事甚多道廳正印等官為

盜案干連沉滯深為可憫祈寬限緝獲

上曰朕親巡畿輔自山海關以西永平以東一面傍海一面臨邊盜賊無地潛藏故剽刦猶少至玉田豐潤遵化薊州霸州保定諸處居民稠密盜賊所以繁也今處分之例太嚴恐官民俱累著九卿詳議以聞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九月戊辰

上諭刑部朕閱三法司會奏人命事件盜案甚多按律凡強盜情實即行梟示其情罪固為可惡較之反叛重案

猶屬稍輕向來反叛牽連之人尚有擬死罪而不行梟示者此等關係人命大辟朕每欲得良策澄清本源使遠近清平永行遵守近見光棍事案較前差少惟強盜一事常厪朕懷未能即得良法夫人非至窮迫孰肯甘為盜賊每見盜案有獲贓甚少牽連多人此類若不置之重典則匪人不知畏懼無以警戒將來若概置重典朕心又復惻然此皆未得澄清本源之道故耳今如何使盜賊屏息良善獲安爾等會同三法司詳議以聞

十月丁丑

上諭大學士等曰盜案人命攸關與其誅於既爲盜之後不若弭於未爲盜之先朕見每歲盜案處決甚多究其刼奪之物甚微豈盡甘於爲盜亦或饑寒所迫而然朕心深爲憫惻思立良法以弭盜源故與爾等商之至於情實罪當本無可寬然朕欲於伊等應死之中求可生之路故又令諸臣詳議耳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十二月癸卯

上諭都察院滿漢堂官五城御史曰京畿重地理宜肅清近聞盜竊公行居民不得安靜且盜賊各有窩主馬匹器械晝則藏匿其家夜則出而為盜大約多在墳圈荒僻之處為其窟穴即如向所拏獲開人窐誘賣人口者必有藏匿處所盜無窩主何以能行其令五城嚴緝務在必獲正法則盜源自絶矣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十一月丙子朔

上諭都統紀爾他布御史巴什錫米圖郎中邁圖員外郎

沙拜曰喜峯口冷口外盜賊藏匿山谷恃強霸占人之妻女刼掠財物莊頭居民受其擾害爾等將喜峯口冷口滿洲綠旗官兵酌量帶往搜緝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六月甲申湖廣道監察御史李時謙條奏弭盜事宜

上諭大學士等曰李時謙以盜案令文官舉報而緝拏責之武官則盜賊可弭朕就根本處言之若果家給人足孰肯為盜然亦託之空言則易行之實事則難朕自聽

政以來早夜孜孜惟以吏治民生為務凡事之可行與否俱加詳審文官管民凡巡察鄉村嚴緝奸宄是其專責今若置之不論獨責之武官則州縣兵少不但不足以緝盜即使業已緝獲文官審訊時又謂其誣良為盜此豈可行者耶朕即欲降旨申飭恐言官畏懼不言此事令該部如常議覆

康熙三十年辛未二月丁巳朔

上諭大學士等曰京師為輦轂重地人民商賈四方輻輳

京城内外統轄必有專責俾稽察奸宄消弭盜賊然後商民得以安堵今城内地方既屬步軍統領管理城外廵捕三營又屬兵部督捕衙門管轄内外責任各殊不相統攝遇有盜案反難查緝嗣後廵捕三營亦令步軍統領管理京城内外一體廵察責任既專則於芟除盜賊安輯商民庶有裨益其三營事務著確議歸併管理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十一月丙午

上諭刑部每見廣東省所題盜案糾集夥黨多至數十人

或恣行焚刦或勒贖子女種種不法皆由文武各官不能化導百姓禁戢奸頑所致嗣後該督撫提鎮及各有司務實心教養綏靖地方以副朕息盜安民至意該部即行嚴飭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八月戊辰

上巡幸塞外駐蹕巴倫席喇鄂累地方

諭阿祿科爾沁多羅郡王等曰朕數出征伐躬臨朔漠觀蒙古生計惟水草是賴今見沿途水草極佳但因盜賊

時有恐牲畜被盜圈地拘守不使就牧水草以致瘠斃是以生業未遂不惟屬下貧不聊生即王貝勒台吉等亦俱衣食維艱朕君臨萬國目擊其狀豈不為之撫育乎爾等勿謂主上諭㫖撫育必行賞賜我等設使朕今日賜之爾等即於明日盡之無益也朕必曲加措置務使爾等得遂生業耳爾等若念撫育之恩仰體朕意嚴緝匪類消弭盜賊以安良善則已如仍怠惰不加嚴飭屬下之人為盜不悛必加誅戮斷不寬宥朕既能撫育

豈不能禁止盜賊乎逆賊噶爾丹朕三行征討親勦滅之俘其妻子降其臣屬噶爾丹雖死即朽骨朕亦不寬貸務必致之爾等當已聞之矣宜速行緝弭盜賊以副朕意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九月甲寅

上諭理藩院侍郎滿丕曰欲復蒙古生業必嚴盜禁不嚴則不能弭盜朕頃巡省歸化城曾問副都統阿迪據云歸化城地方賊盜比前甚少朕曾諭爾務嚴盜禁嗣後

倘有盜案必將爾等一併議處斷不姑貸

十一月戊午理藩院奏稱阿霸垓多羅郡王烏爾占噶喇布報伊屬下人等牛隻被劫臣等與刑部各差司官一員帶領古北口喜峯口官兵查拏

上諭曰蒙古生養之計惟馬匹牛羊是賴今盜賊行劫則蒙古生計必致困乏著侍讀學士拉西將古北口喜峯口官兵酌量帶往緝拏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九月戊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山東地方稱有海賊坐鳥船二隻行刼朕思山東不能造鳥船必往福建浙江江南造成而來歷年福建商船於六月內到天津候十月北風始回朕因欲明晰海道令人坐商船前往將地方所經之路繪圖以進知之甚悉今欲知海賊之源但令往福建浙江及江南崇明等處察訪即得之若在山東察訪必不能得目下冬令將屆正值北風海賊不能久留於直隸山東必已向浙閩路去俟明歲船隻可行時令有水師海

船之省入各海島搜剿

十月甲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江南督撫提督著公同造洋船二十隻俟來年春令山東水師營官兵前往江南取至山東候用目前山東海盜非確係積賊皆貿易之人貲本虧折因肆行搶奪可命學士常壽前往招撫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正月辛酉福建浙江總督金世榮疏報擒獲海寇徐榮等供出夥衆屯扎情形

上諭大學士等曰見差內閣學士常壽前往招撫海寇此事交與常壽帶去即将所獲人內量遣往招之此輩原係竊盜衆亦無幾冬春嘯聚海島夏秋揚帆出掠今往撫之彼必歸誠解散但日後難保其必不嘯聚若撫之不來當即興師殄滅如湖廣紅苗從前邊民無不被害土司及地方文武官隱匿不報昨歲致討彼奔逃無路殲厥渠魁宥其脅從軍威震懾土司猓猓等無不股慄翕然奉法朕初以海寇故欲嚴洋禁後思若輩游䰟何

難掃滌禁洋反張其聲勢是以中止然未雨綢繆何可忽耶

三月辛酉

上諭内閣學士常壽曰沿海諸省雖稍有海賊聞俱嘯聚於廣東新會縣地方若不掃靖此處不能奏績爾可先至福建將已獲賊中有緊要之人不必帶去其餘量帶一二人前往廣東至新會縣時先遣一人偕彼同往招撫遣去之時爾可令彼曉賊云爾等情事皇上皆已洞

悉爾等歸順則已否則必加大兵盡行掃滅如此曉諭則新會賊寇盡可招撫招撫之後爾可自廣東而福建而浙江而山東沿海招撫而來自可奏績

十一月癸丑

上命刑部右侍郎常綬內閣學士拉都渾往阿禄科爾沁

察審盜案

諭之曰爾等到彼會同札薩克等查審盜賊如台吉等官員內有為盜者爾等可請旨其餘照例將為首者正法

為從者俱解京不可留於其地至喇嘛為盜者亦正法爾等往宣朕旨緝盜大為緊要令各旗俱無盜賊止一旗有盜以致衆蒙古之馬畜俱不得牧放爾等若不查出懲治則衆人皆不得安居矣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二月丁酉

上命戸部侍郎穆旦往浙江察審大嵐山賊一案

諭之曰此賊結隊横行已二三年不比尋常小盜情罪可惡爾速往會同將軍督撫嚴審若與江南干涉便同江

南督撫會審務須決斷毋得柔弱一到即將賊首所供

朱三等作速追拏并將見獲賊犯速行審結若俟衆犯

全獲則曠日遲久矣

閏三月己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直隷各省人命盜案今已漸少惟盛京

尚多皆因罪犯發遣多在盛京左側僅有一府尹衙門

衙役人少雖有駐守滿兵不行嚴拏盛京乃本朝龍興

之地當興行教化著諭兵刑二部檄盛京將軍及副都

統嚴加稽察禁止爭鬬消弭盜賊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九月辛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奉天將軍嵩祝奏報錦州邊海之處有洋賊二百餘人上岸搶劫經防禦官兵擒斬三十餘人見今冬季正遇北風餘賊敗遁者必乘風自東南方去一至山東江南又必行刼恐山東江南官兵不能追殺若舟師出大洋中不遇南風即難回汛畧有疎虞關係非小此番之賊原欲刼糧因巡哨兵弁奮力殺之故皆

敗走總之洋賊惟仗行刼若兵弁實心防禦使洋賊不得行刼則船中無糧必自饑餓而死矣

康熙五十年辛卯正月乙卯

上諭吏部兵科給事中王懿奏請禁止海洋商賈不知海洋盜刼與內地江湖盜案無異該管地方文武官能加意稽察盡力搜緝匪類自無所容豈可因海洋偶有失事遂禁絕商賈貿易耶

五月己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聞福建百姓聚集數千在泉州所屬地方搶奪食物奔入山中提督藍理三路率兵進勦一路兵稍為折挫如果有所獲藍理必早已題報矣此事督撫提督等俱未奏聞據大學士李光地奏稱有盜賊之處與臣居甚近彼處民皆堅守各人城堡等語去年朕一聞福建饑荒即命截漕三十萬石賑濟差去大臣及地方官以三十萬石太多十五萬石即足因止存留十五萬石想此米俱散給兵丁未必散給百姓所以無甚

裨益若果截留三十萬石米運去民食充足於地方必大有裨益也伊等原非賊盜因年歲歉收乏食不得已行之耳若即出官兵征勦未免又生一事朕意遣部院大臣侍衛往行招安即可平復如此則人民不傷亦不致有害地方著問九卿詹事科道具奏

六月己未朔

上命户部侍郎張世爵等往福建招安泉州山寇

諭之曰此輩山寇原係農民今一旦為寇田畝無人耕種

必至荒蕪如此則米價益貴無有生路矣彼若來降仍可耕田度日將伊等不行治罪之處使之通曉為首一二人須加懲治爾等到地方可將朕諭旨盡行書出大張告示明白曉諭

十月辛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竊盜強盜皆係不良之徒不可姑息乃地方官不肯緝拏督撫提鎮文移往來不過沿襲故套州縣有司概行不究更有鄉紳大戶始而畏賊相為容

隱久之便作窩家盜賊横行皆由於此直隷山東向年盜案甚多近日地方官協力蹤緝漸漸稀少北方盜賊流往南方因而江南浙江湖廣江西所在多有若地方官實心辦事何難消弭即如往年朱三一案初不過一二人州縣不能緝獲致成大盜今年福建山寇至於拒傷官兵此皆地方官畏葸之故須嚴行申飭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三月己卯兵部議覆户部尚書張鵬翮疏言閩省沿海地方請將深知水性謀

勇兼全之人委用凡各緊要之處添設兵丁營船及船中所用器械火藥豫備訓練又春秋二季令該總兵官親身巡查有賊船逃匿者即行文廣東江南浙江等處協力擒勦應如所請

上諭大學士等曰張鵬翮所奏海上事宜率皆空言無補不可施行賊船停泊必依據海島有淡水之處每日在山頂瞭望見官兵船来即遁去外洋官兵退後乃復却回有謂商船宜改為平底只用一桅者不知商船重載

入水數尺方能壓浪每造一船費至一二千金若勒令改造則不肖官員因此擾害商人將何以堪商船雖帶軍器火藥一遇賊船商人竝不敢與敵船中所有隨其所取盛京泛海兩三日即可抵盡山花鳥利之所在人所必趨泛海往來既速又省路費商船豈有不往之理朕昨問投誠海賊陳尚義康熙三十八年間伊等海賊尚多因與廣東提標官兵拒敵大敗而遁止存船四隻此後從未登岸沿海官兵防守甚嚴即海外諸小國亦

不許伊等停泊賊船缺少火藥無處購買俱托漁船往盛京旅順等處代買朕昨閱地圖山東水師住處未為扼要然設立已久不便議裁宜於盛京上游要地添設營船十二隻此駐防之船即將各省水師營船及駕船水手酌量調取出洋巡哨并帶陳尚義等前往海中盜賊伊悉知之自然漸次擒獲矣張鵬翮竝未熟悉情形其所條奏即令伊身任其事亦未有裨益也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九月癸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旅順口脫逃陳君元等賊黨不過八人昨廣東巡撫法海奏稱此夥已獲七人只有一名未獲朕前以海中各島皆可為賊藪及詢投誠海賊云島內樹木不生地皆礫石不可耕種亦無好水故難棲止即如澳門地方所居不過萬人因無田可耕米無所出俱自廣東運米而食今海中藏賊之故皆沿海所居奸民春時覓小船捕魚遇商船即行刧奪商船既得便拒敵官兵至嚴冬時水米既無伊等焚船上岸藏匿大勢不

過如此斷不能於海島棲止也明代金門厦門海壇澳門普陀巖崇明盡山花鳥等處俱有海賊從前海賊鄭芝龍投順本朝用為內大臣令伊作字招降伊子鄭成功伊子不從順治十六年領海賊三十萬侵犯江南攻鎮江城宜思恭之父宜永貴時為巡撫坐鎮瓜洲因未從賊城得不陷及賊進圍江寧時滿兵甚少值貴州回軍之副都統噶褚哈等至同江寧將軍喀喀穆合軍出東門於明太祖陵南誘賊進三十里大敗之殲其衆朕

幸江南曾親閱戰地我朝所殲敵衆松山杏山敗洪承疇兵十三萬山海關敗敵兵二十萬安親王於永興地方敗呉三桂兵并此番所敗海賊共計四處江南地方所殲海賊若此福建地方施琅等又攻取金門厦門賊無棲止之處始取臺灣為巢今臺灣一帶皆入版圖矣

康熙六十年辛丑十二月丙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聞江浙私鹽盛行盡流為盜賊地方官員明知竝不查拏應令江寧杭州京口將軍等派出官

兵嚴行查拏著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八百二十五　史部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寛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五十五

牧政

康熙九年庚戌三月辛未

上諭兵部設立驛傳原為往來差遣緊要事速於接應近聞州縣各驛馬匹缺少應付遲悞驛遞原有額設錢糧以資芻牧驛傳道專司其事乃不殫心嚴察以致侵減

公帑缺少驛騎宜作何詳核嚴其禁令爾部定議以聞

康熙二十年辛酉九月辛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烏朱穆秦等各旗蒙古往牧於喀爾喀巴爾虎之間先竊彼兩地馬畜以致喀爾喀巴爾虎等亦竊其馬畜以報之曩無盜賊時驅馬北至凉地牧養肥壯收回儘可度冬自盜賊繁興夜間不敢放馬拘於欄柵中牢籠防護馬不得肥以致不能度冬斃者甚多且喀爾喀巴爾虎等結黨行竊夜襲邊汛我汛地之人

畏懼四五汛併居一處兩汛之間或去一日二日之程其間盜賊公行出入此汛雖覺不能即達知彼汛且窮蒙古馬畜被竊急報該王貝勒及總統扎薩克等間有不肖者或貪飲沈醉不即遣人緝拏詳細察究縱有首告置若罔聞躭延時日有報一馬被竊者守候食費竟至數馬今有馬被竊不敢舉首多行隱匿誠以此也朕聞之深為惻然軫念作何籌畫得以屏息盜賊貧窮者各遂其生其令議政王大臣及來朝貢之外藩蒙古王

台吉等公同詳議具奏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十二月甲申戸部會同内務府上駟院議山海關外大凌河地方展拓牧場事宜

上曰此内民居村落歷年已久定有丘墓今若圈為牧場遽令遷移必致失所朕心不忍應將民地盡行開除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三月戊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盛京寧古塔沿途驛站往來官員多索

車馬鞭撻驛站人役所在多有嗣後如此苦累驛站者
管理驛站官即行報部如徇情不報事發幷驛站官治
罪其下兵部定例具奏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三月丙辰

上命內大臣阿爾第理藩院尚書班第等往邊外蒙古地

方五路設立驛站

諭之曰凡遇邊外事務皆用蒙古馬匹不但甚累蒙古且
恐事亦有悞今設立驛站雖費國帑日後於蒙古裨益

良多亦不致遲延貽悞此事最為緊要特遣爾等料理務加詳慎必將確然不易可垂永久之策籌畫而行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七月乙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馬之所係甚重宜於四十九旗諸地購買歸化城二千匹科爾沁二千匹其餘諸旗定額購買爾等定議以聞此買馬事遣部院中曾出關差者副以八旗蒙古護軍叅領侍衛各一人會同該王台吉等遵諭以行

十月甲午

上諭議政王大臣及八旗都統等曰朕觀京城八旗兵卒俱已熟練器械亦俱整齊倘有舉動惟馬匹缺少前命滿洲蒙古漢軍各佐領下拴馬一半給草豆錢糧喂養但行軍以馬為重令可令衆兵一概置馬一匹春冬全給草豆錢糧自四月起發一半放青留一半拴喂至九月驅回照常拴喂此所置馬匹令兵丁各自小心飼養各交與該管官嚴行稽查設有怠玩從事以致馬匹羸

瘦遲悞公用者將該管大臣從重治罪其參領以下撥什庫以上以及拴馬之人俱照軍法治罪俟噶爾丹事畢之日仍照常養馬一半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二月壬辰理藩院奏烏朱穆秦等旗扎薩克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官兵應派在何路

上曰目今蒙古兵衆正當馬匹羸瘦之時可止其來會大軍著都統杜思噶爾理藩院章京達賴馳驛前往令蒙

古王等將所屬兵丁內情願効力馬匹足供驅策者儘數派出駐烏爾揮河地方預備乘青草牧肥馬匹以待遣用杜思噶爾等宣諭畢可於汎界內來赴軍前

三月乙丑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內廐馬撥一千匹兵部馬撥五百匹八旗佐領所養馬內擇其肥者撥一千五百匹共三千騎於每佐領所留護軍一名內酌量派出令同內廐人將此馬趕護於三月二十日啓行出張家口約行二十

餘日可到此馬到時如正當對敵之際則給兵騎用甚
有裨益即旋師時令兵丁騎用亦大有濟其趕護馬匹
之護軍與内廐人亦應照出征人例給馬四匹

戊寅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兵丁疲乏之馬匹應交與驛站牧養部
給四匹馬内若有疲乏之二三匹者察明即并本人留於
驛站令於有青草處牧放肥壯等候旋師其察核沿途
驛站馬匹并存留牲口米糧等物俱係緊要著在京吏

部尚書庫勒納前來自存留米糧馬匹之驛站以至汎界令其往來稽查

四月乙未議政大臣等奏京城送來馬三千匹應作何給發兵丁

上曰自京城每佐領下出兵七名每人給馬四匹四人共騾一頭今每旗留八十名則八旗共留六百四十名矣合綠旗兵察哈爾兵自京城趕馬護軍二百名通共計算比原數仍多計每旗所留八十名兵丁之馬騾共三

百四十有餘於此馬匹內揀膘壯者可得馬一百五十匹再添自京城帶來馬一百五十匹則每旗三百匹矣若給火器營兵每旗一百匹二總兵官下綠旗兵各五十匹馬自有餘所留兵八十名著留十五日口糧其餘米糧給與前去兵丁其補還此項米糧俟于成龍運米到時照數補給此馬三千匹內撥給兵丁所剩著交與上駟院其趕馬護軍二百名令歸各旗營內行走又

諭曰在前之兵若將趕來馬匹復趕送前去則馬匹勞苦

内御馬羣有馬八百匹在前將此馬内給前鋒兵一百匹給兩黄旗三百匹其在前行走之緑旗兵著馬思喀達禮善安布禄給兵部馬五十匹其在後六旗兵漢軍火器營兵緑旗兵馬匹著索額圖將兵部趕來馬匹取其膘壯者五百匹并自京城趕來旗下馬匹照數給與内御馬羣馬一千匹不用給與其所留之兵著左都御史傅臘塔副都統海蘭在此駐扎總管兵馬遣人察看哨口偵探信息

六月乙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軍士所乘出征馬匹到時監收仍給錢糧照常飼養缺者毋令按補每佐領駱駝二隻馬或二十匹或三十匹定數飼養凡有軍事可供需用為益良多至內廐發與騎乘之馬到時亦俱交送內廐隱匿不交者亦或有之著各都統嚴察令其盡數送入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三月戊辰

上駐蹕安邊城東寧夏總兵官王化行奏請行圍花馬池

以觀軍容

上諭曰朕行軍二次深悉軍情今噶爾丹未滅馬匹關係緊要寧夏兵來花馬池往來須七八日馬必疲乏夫獵細事耳以擒獲噶爾丹為急今罷獵而休養馬匹以獵噶爾丹何如爾速遣人傳諭所屬官兵勿來花馬池俟朕至寧夏閒暇之日閱爾軍容

閏三月癸未

上諭領侍衛內大臣公福善索額圖馬思喀大學士伊桑

阿等曰黑龍江之兵効力心切故薩布素自稱馬壯朕今日巡視見黑龍江軍中馬匹羸瘦若將此馬乘用恐歸時必至疲斃伊等若有行走之事朕當另給馬匹將伊等之馬於察罕托海地方牧放遣人送往歸化城俟軍事畢各乘己馬歸本處則易到也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正月辛丑

上諭大學士等曰青海厄魯特親王扎什巴圖爾等遣還時此處給與馬駝遣司官送往總督吳赫速赴寧夏俟

伊等至寧夏時即應付馬駝而遣之其自京師乘往寧夏之馬駝交與送往之官於草生時在察罕托海地方牧養數日從塞外遊牧而來若草未生則暫於彼處飼之俟草生加意牧養帶回

三月庚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承平無事八旗佐領所飼馬匹每佐領或留六騎或留七騎其餘以四月發往牧地於九月初旬仍復來京每歲如此此則錢糧不致虛耗而羸馬亦

得以蘇息矣其更代監視每旗副都統一員叅領二員
量領官員兵丁於水草佳處遊牧

十一月丁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前諭西寧茶馬五千匹自邊外驅送三
千至京此地需馬不甚緊要送二千足矣聞得南省駐
防軍士馬匹甚艱其餘三千送至荆州江寧杭州三處
各一千給散軍士此馬由内地而行正值稼穡時必踐
踏民田著及時遣部院賢能官員赴彼領取起行沿途

牧養盡心護送各至所派之處交與該將軍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八月丁卯

上諭大僕寺卿喇錫等曰八旗察哈爾所交爾衙門牧場之馬撥八百匹給賜翁牛特多羅杜楞郡王班第旗分伊等馬匹短少分給牧場令其生息此馬即著喇錫前往分給

康熙四十年辛巳四月辛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前命右衛西安兵丁撥往寧夏蘭州

二處豫備今右衛將軍費揚固疏言領兵至鄂爾多斯馬匹羸瘦請照向年例給一月草料向者朕率師至寧夏時值二月隨行侍衛執事人等及軍卒馬匹竝未支給草料惟牧放往還而馬匹仍然肥壯今正值草青茂盛之時將軍費揚固請給喂馬草料殊屬不合今西陲絶無邊警應將撥往寧夏之右衛兵丁撤回其往蘭州之西安兵丁令於蘭州所屬有糧及青草茂盛處牧馬

六月己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驛遞馬匹甚覺勞瘦可諭坐臺筆帖式凡御遣奉差人員及京都差送物件人員往來俱書姓名并記隨從騎馱之數造冊存查倘有冒乘驛馬者指名題參

甲子

上諭領侍衛内大臣等曰牧場之馬著大臣督理其侍衛人等自京師乘來之馬有疲瘦者令將牧場中肥馬換給之太僕寺驅來牝馬駑馬亦可給散護軍執事人等

馱載至烏蘭布通仍繳太僕寺聞乘官馬者有私將良馬留存以駑瘦之馬換繳嗣後凡給官馬將旗分姓名并馬毛色牝牡注檔存冊倘有倒斃者於馬首用印令其呈明倒斃之由記數回京送部查對

是日

上諭喀爾喀台吉等曰近數年來興安境内爾等數旗窮困已極朕皆一體豢養爾台吉内尚有無馬徒步者身係台吉何至如此爾蒙古等度日甚無成算今將台吉

內有馬一騎者給牝馬九有二騎者給牝馬八有三騎
者給牝馬七有四騎者給牝馬六有五騎者給牝馬五
無馬貧窮台吉皆給牝馬十其乳既可取食所生馬駒
又可各立生業八年後將所給原數仍交牧場其所生
之馬爾等當善為畜養令其蕃息甚為有益朕令爾等
立業如此倘仍難度日雖彼蒼亦不能拯救也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閏四月乙未吉林烏喇將軍
宗室楊福請以吉林烏喇白都納等處動支庫銀

買馬給兵丁牧養

上曰此事不准行朕屢以太僕寺之廠馬並茶馬賞給京師兵丁及各處駐防兵丁所以兵丁無賠馬之苦歷觀宋明之時嘗議馬政皆無善策牧馬無如口外者朕口外廠馬今孳生已十萬牛有六萬羊至二十一萬若將如許馬與牛羊驅至近畿牧養即日費萬金亦不足也因擇塞外水草肥美處牧放是以毫不費餉而馬畜自然孳息前巡行塞外見馬畜彌滿山谷歷行八日猶絡

繹不絕也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四月庚辰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八旗馬匹俱已出廠著照出廠馬數令該佐領下人拴養照常給發錢糧後來如有用處甚為便益至於拴養駱駝之處併著詳議具奏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十月巳酉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江南杭州荊州西安固原甘州寧夏等處拴養馬駝如有用處甚屬有益著西安兵拴養馬

二千匹駝一百隻固原甘州寧夏兵各拴養馬一千匹駝一百隻江南杭州荆州兵各拴養馬一千匹俱給發價銀令其購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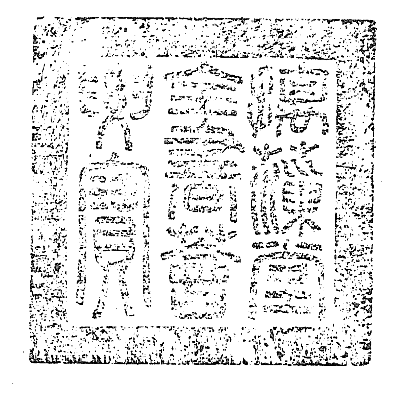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三月庚午

上諭八旗都統副都統等曰舊例八旗官兵派往馬場牧馬皆預支俸餉按月扣除嗣後每年往口外馬場牧馬官兵每人各賞給行月錢糧五月不必扣除俸餉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十二月庚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福建廣東地方潮濕馬匹難存所倒馬匹若屢令賠償必至苦累兵丁業已給過草料銀兩者免其追賠著照綠旗兵丁例半為馬兵半為步兵馬兵各養馬二匹爾等會同議政大臣九卿議奏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寛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五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方煒

謄録貢生臣郭棣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聖祖仁皇帝聖訓卷五十六至八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八百二十六 史部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寛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五十六

禮前代

康熙十四年乙卯九月庚子

上諭禮部往代帝王陵寢所在地方理宜守護以安神靈朕近行幸湯泉道經昌平見明朝諸陵殿宇雖存户牖損壞附近樹木亦被摧殘朕心深為憫惻爾部即嚴加

申飭守陵人戸令其敬謹防護仍責令該地方官不時稽察勿致仍前怠玩以副朕優禮往代之意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八月己酉刑部題發掘故明

廢藩墳墓盜案

上諭大學士等曰部議照盜發常人墳墓律擬絞盜發藩王等墳墓何得與平人一例凡歷朝俱應稱某代必稱故明深覺未當以後本章凡故明廢藩字様應悉除之其盜發墳墓與撥人看守之處著九卿詹事科道議奏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十一月甲子

上諭江南江西總督王新命江蘇巡撫湯斌曰明太祖天資英武敷政神明芟刈羣雄混一區宇肇造基業功德並隆其陵寢在鍾山之麓係江寧所屬地方向已有旨令有司各官春秋致祭嚴禁樵採并設有守陵人戶朝夕巡視但為日已久不無廢弛今朕省方江寧親詣拜奠見牆垣傾圮林木凋殘皆係無知民人不遵約束恣肆作踐往來行走殊干法紀嗣後爾等督令地方各官

不時巡察務俾守陵人役用心防護勿致附近旗丁居民仍前踐蹋所有春秋二祭亦必虔潔舉行以副朕崇重古帝王陵寢至意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二月己酉

上南巡駐蹕杭州府城

諭扈從部院諸大臣曰朕行次浙江禹陵在望大禹功德隆盛萬世永賴朕親詣行禮祭文内書朕名乃親撰文致祭其詞曰惟王精一傳心儉勤式訓道由天錫啓皇

極之圖疇功在民生定中邦之井牧四載昔勞胼胝永賴平成九叙早著謨謀惟歌府事行其無間德遠益新朕省方東南道經吴越覩長江之浩渺心切溯洄瞻高巘之嵯峨企深仰止幸矣松楸伊邇儼然律度可親特薦馨香躬修祀事惟祈靈爽尚克來歆

是日

上諭禮部祭以敬為主禹陵僻處荒村恐致褻慢凡供獻粢盛禮儀諸事令左都御史馬齊與侍郎席爾達同往

省視

甲寅

上諭福建浙江總督王隲曰朕巡幸江表緬懷禹德躬率羣臣展祭陵廟顧瞻殿廡傾圮禮器缺畧人役寥寥荒涼增歎愚民風俗崇祀淫祠俎豆馨香奔走恐後宜祀之神反多輕忽朕甚慨焉在昔帝王陵寢理應隆重培護況大禹道冠百王身勞疏鑿奠寧率土至今攸賴特書地平天成四字懸之宇下令地方官即加修理詳備

儀物守祀人役亦宜增添俾規模宏整歲時嚴肅兼賜
白金二百兩給守祀之人此後益令敬慎守土之臣亦
須時為加意副朕尊崇追慕之懷其各凛遵毋忽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正月丁丑

上諭大學士等曰前纂修明史諸臣以所撰本紀列傳數
卷進呈朕詳晰披閱并命熊賜履校讐熊賜履於洪武
宣德本紀訾議甚多朕思洪武係開基之主功德隆盛
宣德乃守成賢辟雖時殊事異然皆勵精著於一時謨

烈垂諸奕世為君事業各克殫盡朕亦一代之主也銳意圖治朝夕匪懈綜理萬幾孶孶懋勉期登郅隆若將前代賢君搜求其間隙議論其是非朕實無此意也朕於古之聖君尚未能逮何敢輕議前代之令主耶若表揚洪武宣德著為論贊朕尚可指示諸臣重加稱美倘深求刻論非朕意所忍為也至於開創佐命諸臣各著勲績列傳内紀文臣事蹟優於武臣則議論失平難為信史纂修史書雖史官之責而當朕之時修成此書稍

有未協咎將歸朕明代實録及紀載事蹟諸書皆當蒐羅藏弆異日明史告成新史與諸書俾得並觀以俟天下後世之公論焉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正月甲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觀明史洪武永樂所行之事遠邁前王我朝現行事例因之而行者甚多且明代無女后預政以臣陵君等事但其軼季壞於宦官耳且元人譏宋明復譏元朕並不似前人輒譏亡國也惟從公論耳今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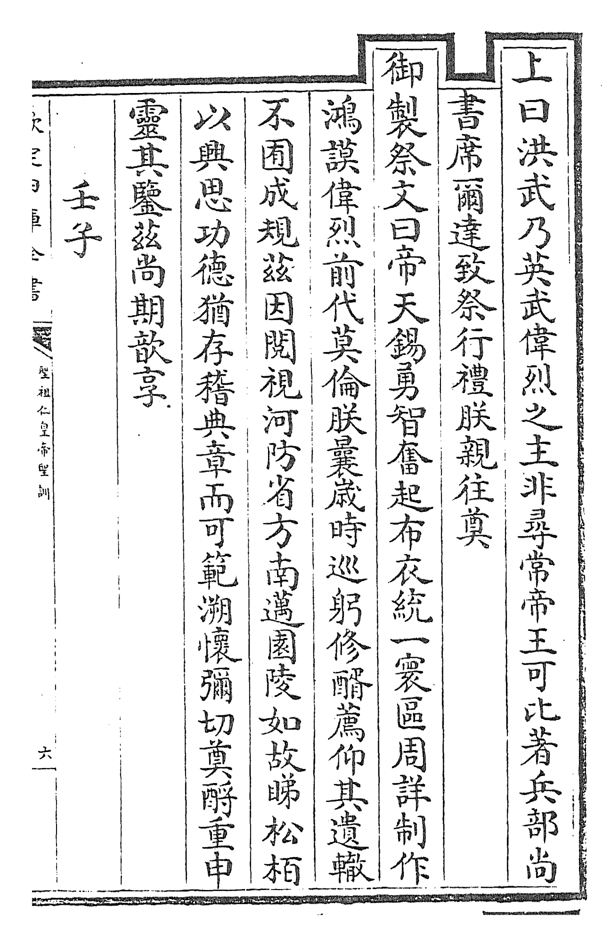
纂明史著將此諭增入修明史敕書內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四月庚戌

上南巡駐蹕句容縣

諭大學士等曰明代洪武乃創業之君朕兩次南巡俱舉祀典親往奠醊今朕臨幸當再親祭大學士等奏曰曩者

皇上兩次南巡業蒙親往奠醊今應遣大臣致奠不必親臨


上曰洪武乃英武偉烈之主非尋常帝王可比著兵部尚書席爾達致祭行禮朕親往奠

御製祭文曰帝天錫勇智奮起布衣統一寰區周詳制作鴻謨偉烈前代莫倫朕曩歲時巡躬修酹薦仰其遺轍不囿成規茲因閱視河防省方南邁園陵如故睇松栢以興思功德猶存稽典章而可範溯懷彌切奠爵重申靈其鑒茲尚期歆享

壬子

上駐蹕江寧府詣明太祖陵奠爵閲視陵寢

諭大學士等曰朕今日詣明太祖陵寢致奠見其圮毀已甚皆由專司無人朕意欲察訪明代後裔授以職銜俾其世守祀事古者夏殷之後周封之於杞宋即令本朝四十八旗蒙古亦皆元之子孫朕仍沛恩施依然撫育明之後世應酌授一官俾司陵寢俟回都日爾等與九卿會議具奏九月二十八日大學士等議得明亡已久其子孫急難查訪令

皇上隆禮前代恩澤有加臣等愚見應委該地方佐貳官一員專司祀典俟查訪得人再行奏聞從之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十一月壬申工部議覆浙江巡撫趙申喬題請修葺禹陵應令捐修

上曰凡古帝王陵寢地方官應不時修葺今禹陵必頹壞已極趙申喬始行題請著杭州織造會同地方官動用歷年節省錢糧即行修理以稱朕尊崇前代聖王之意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十一月丁巳

上駐蹕西安府翰林院以撰擬周文王武王祭文進呈
上曰文王武王皆古之聖君非他帝王可比且向以孔子
聖人已書朕名致祭矣此祭文内亦須書名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十一月乙酉刑部題盜犯韓
七等偷掘明朝陵寢為首之韓七現在脫逃獲日
另結為從之王五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
上曰偷掘明朝陵寢即與掘伊祖父墳墓相同韓七著該
管官嚴緝務獲到日著即處斬王五等著立絞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正月己卯

上諭諸皇子及領侍衛內大臣等曰

世祖章皇帝曾以禮殯葬崇禎念太監王承恩盡忠并命大學士為之殯葬諸帝陵寢皆躬親奠酹命人看守歲時祭祀垂為定例近日拏獲偷掘明代陵寢之賊部議將為從者擬以充發朕思今日之百姓皆明代所遺之百姓也此與掘伊祖父之墓何異是以降旨將首從諸賊俱行處死但明代諸陵年久或看守之人不謹亦未

可定爾等往各陵祭奠務詳細查明具奏

四月丙申禮部題

皇上命諸皇子及領侍衛内大臣等拜奠明朝諸陵請宣

付史館

上曰明朝十三陵朕四十年前曾經親往今已多年恐看守人等疎忽陵寢或有毀壞之處故遣諸皇子等往奠據回奏宫殿與一切屋宇修葺堅整歴年雖久毫無動壞看守人等亦俱謹慎此所奏已知之

旨會議自伏羲氏以逮有明應入廟崇祀帝王及從祀功臣詳開一摺偏據一方不入正統及不應崇祀者詳開一摺具疏陳奏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四月辛酉禮部遵

上諭大學士等曰此所議應崇祀處皆是但其中尚有宜詳細斟酌者從前所定配享功臣大槩開國元勳居多如明之徐達不過一草莽武夫劉基係元之進士遭遇成功遂以元勳配享耳其有治安之世輔佐太平有功

軍國者反不得與配享之列是皆未為允當也又如有明天下皆壞於萬歷泰昌天啓三朝愍帝即位未嘗不勵精圖治而所值時勢無可如何明之亡非愍帝之咎也朕年少時曽見明耆舊甚多知明末事最切野史所載皆不足信愍帝不應與亡國之君同論萬歷泰昌天啓實不應入崇祀之内爾等會同九卿將此詳細分别確議具奏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五十六